

花言哨语

只要皮囊之下，还是那个熟悉的灵魂就好

早闻狄声

别拿切片
定作品

《逐玉》的争议热度，意外牵涉到十多年前前的《楚汉传奇》。剧中何润东扮演的项羽，成为“将军对照组”，被誉为硬汉典范，李依晓扮演的虞姬也在多年后成为一代人记忆中的“最美”。

若单论人物造型、演员适配度，以及当下被广泛传播的切片片段，《楚汉传奇》中的项羽与虞姬确实有可取之处。何润东的魁梧体魄与李依晓的古典韵味，构造“英雄美人”的鲜明反差，也切中当下古偶剧的某种稀缺特质：不是男女主角同框却只顾着比美，也不是刻意营造的“美强惨”破碎感，而是一种人物气质与角色设定的高度契合。

然而，不必被时光滤镜模糊了判断。用《楚汉传奇》的几帧高光切片吹捧老剧，与当下批评《逐玉》“重皮相”的毛病并无二致，都与人们批评《逐玉》“重皮相”的毛病，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其实，单论剧情与整体完成度，当年的《楚汉传奇》，并没有高明多少。这部当初号称耗资数亿、集结了顶级阵容的大制作，开播后收视遇冷、口碑一塌糊涂，甚至因为观众的吐槽声过于激烈，编剧不得不晒出原始剧本，拒绝为成片“背锅”。

剥开时光滤镜，《楚汉传奇》是所谓影视“上行期”中“一手好牌打烂”的典型：为了赶进度，一年时间硬拍80集长剧，导致制作细节粗糙不堪，出现了把如女的洗衣盆称作“鼎”的低级错误；剧作核心从最初陈道明发起的“刘邦传”，到扩充为秦末与楚汉的多线叙事，整体线索严重失衡、剧情拖沓注水；再加上拍摄现场的二次创作，现代化台词频繁乱入，项羽与虞姬的感情线被拍成了琼瑶式的偶像戏码，最终成了观感怪异的“四不像”。

平心而论，当年的观众骂《楚汉传奇》，是拿历史正剧的经典标杆要求它，批评它浪费了顶级资源与好题材，哪怕妆造再有亮点，也掩盖不了故事崩盘的核心硬伤。而今天的观众批评《逐玉》，不过期待它能够人物贴合，把故事讲得通顺。

从这个意义上说，真正值得警惕的是“切片定成败”“妆造即正义”的传播逻辑。在这种思维下，故事成了为氛围感镜头服务的填充物，人物成了撑起妆造的衣架，哪怕整部剧逻辑稀碎，只要有几个出圈的切片，就能被吹成“良心之作”。

说到底，没有能打动人心的内核，再精致的妆造、再出圈的切片，也不过是无根之木，风一吹就散。《逐玉》的不足，并不止于妆造违和；而吹捧《楚汉传奇》的局部亮点的声音，也没有真的理解：时光滤镜救不了不尊重故事、不尊重观众的作品，当年如此，今日亦然。

李原秋

媒体人

上海文艺评论
专项基金

特约刊登



韩松落

作家



钱德勒

媒体人



长凤新

媒体人



爱玲编剧的。但如果把“呼啸山庄”看做一个故事类型的话，那这个名单还要扩大很多，琼瑶的不少故事，就很有《呼啸山庄》和《简·爱》的影子。

在这种情形下拍摄《呼啸山庄》，的确需要勇气，也需要创新精神。《呼啸山庄》之所以独步武林，是因为它远远超越它所在的时代，用了现代的、表现主义的方式，去书写人的精神，在时代改天换日的时候，那个原始的、自然的、风狂雨骤的世界，那个已经进入人类基因的世界，如何和现代的、舒适的，但却又给人极大束缚的新世界交接和融入。

新版的《呼啸山庄》其实就取了这一点精神，其余都是自由发挥。玛格特·罗比和雅各布·艾洛蒂这两个美艳惊人的演员，负责给出他们的皮囊，而导演用怪异的、阴郁的场景揭示出，这种皮囊之下的狂暴原始的灵魂，如同《呼啸山庄》结尾的那段话，“我纳闷有谁会想象得到，那平静的土地下面的长眠者，竟会有不平静地睡眠。”但导演隐约感觉到了那种令人不安的东西，却没能真正把这种东西表达出来。但在这有点企图心，就已经正不了起了。

另一部节后的电影，瑞恩·高斯林主演的《挽救计划》其实也有这种企图心。电影改编自同名小说，有一个高概念设定，宇宙间有一种名为“噬星体”的微生物，正在吞噬星球，消灭太阳，给人类带来灭顶之灾，但人类发现有一个星

球却没有感染这种微生物，于是派出高斯林去寻找解药。这个故事的落脚点在于，它用了个科幻的外壳，甚至连恒星都要毁灭了，但最终还是落在爱、友谊这些观念上。在故事推进的过程中，给出了几个反高潮设定，比如，高斯林本来是一个中学老师，他走上拯救地球之路并非自愿，他全程都是被动的，被动选中，被迷晕装上飞船，也被迫要为人牺牲。其次，整个故事在讨论了很久的“回家”，甚至用音乐拼命渲染回家的感受之后，让高斯林选择了另外一种回家。故事里也有爱，但这个爱完全不是男女之爱，而是一种跨越物种、肉身和星系的爱。一个故事里，有这样的超越，就已经很可观了。

所以，电影是不是会消亡，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还需要故事，而当下的故事，有创新有超越，但也只是超越了一点点，还没有变成给人工智能看了会无法理解的东西，它面对的毕竟是人类，科技进步或许很快，但人性的进步是很慢的。可能它改变了上映的地方，加快了节奏变成短剧，甚至取消了人类的演员，但它依然是那个人类熟悉的故事，用了熟悉的表达，正或者反。皮囊之下，还是那个熟悉的灵魂。

宇宙菌群

的教师，哪怕流浪异星也热爱教书，他的教师身份甚至超过他的男性属性，毫无进攻性，温柔又包容。格雷斯与外星人洛基的沟通可以看成人类亲密关系的复盘，数学代表理性，肢体语言代表感性，而语言反而相对来说最苍白，最高级的其实是直觉。电影中有一句台词“生命是原因”，生命扼杀生命，生命拯救生命，生命制衡生命。宇宙菌群的关系映射地球上种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格雷斯最后选择给石头上课而不愿意重返地球，是因为他意识到地球上的主流价值观是不允许一个物种按照自己的意志活着。他被迫成为英雄，在描绘这种感受时一时词穷，他心里知道“勇敢”并不准确。格雷斯在波江座拥有了自己的海滩、天空、氧气等等，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哲学话题，我们所依恋的美好事物绝大多数都是可以复制或仿造的，我们因为“唯一性”而变得勇敢坚韧，但也受苦于“唯一性”，比如爱情，比如信仰。在这部科幻片里看，“地球”成为一个从丰富性走向唯一性的大系统。

女主角伊娃本身设定就是一个德国人，适合干绝对理性又残酷的事，她与格雷斯的感情发展与格雷斯洛基形成鲜明对比，可以想象成DNA

关于飞行的梦想

是考验创作者的功力与耐心。

具体来说，电影里各种对仗工整，过去与现在，少年与逝者，隐忍与温柔，忠诚与善变，无奈与反击，以及那些时代里的变化与不变，最终汇成满目疮痍的现实与凌空一跃的浪漫之对比。如此细细剪碎了，放在一部电影里，草蛇灰线，前后映照，愈发让人觉得时移世易，由不得人生出一种感慨，乃至落泪。时间是最公正的老人，所有人最后都要水落石出。

比如往上飞与跳下来就是一组对照，这大概就是人生出世与入世的两种姿态。片中人物一开始就引用了哲人金句，一个民族需要有仰望星空的人。这类话放在开头其实很危险，相当于是说少年心事当拿云，但少年一时意气，并不知道将承其重。果不其然，为了一个飞行梦想，亲人伤残了，自己失业了，接下来只得泯然众人矣，靠着开舞厅、摆地摊来维持生计。

热气球与降落伞组成的布幔空间与现实世界又是一重对照。第一次见这种对照是在电影《末代皇帝》里，小皇帝隔着幕天席地的布幔与人

2026年春节后，重返电影院，心情非常复杂。不过是年前年后，一个月的跨度，对于电影和电影观众来说，却已经是换了人间。新的科技进展，让人们觉得影视行业即将消亡，而电影院里，电影还在上映，正在上映的电影，至少两年前拍摄的，有一种毫不知情之感。这种毫不知情感，让我怀疑，是电影人还不懂得焦虑，还是我们过于焦虑了。

埃默拉尔德·芬内尔的《呼啸山庄》，就有一种毫不知情之美。电影根据艾米莉·勃朗特的小说改编，却只提取了原著的一部分情节和一点精神，毫不考虑不根据原著走，会不会被各种追究。但我很喜欢这种目不斜视，不论电影还是小说，重要的是“可以这样写”和“可以这样拍”，“可以这样拍”的重要性，甚至远远超过拍成了什么样。因为，电影就是在“可以这样拍”中一点点成长起来的，在人工智能攻城略地的此刻，这件事就更加重要，只有那些敢于冲击“可以这样拍”的影人，才能带来新的语法和新的观念。

芬内尔的《呼啸山庄》出现之前，这部小说已经有许多电影版本，最著名的是1939年上映的，由威廉·惠勒导演的那一版，劳伦斯·奥利弗主演，黑白片也很能体现原著的荒原气质。此后许多版本中，还有一个朱丽叶特·比诺什和拉尔夫·费因斯主演的版本，甚至还有两个中国版，都名为《魂归离恨天》，其中1940年那版，是张

钱眼识人

引进科幻片《挽救计划》应该是最近几乎零差评的电影了，它提供了高于视效，超出故事的观影体验，也显现出院线电影古典、硬核的优势，那就是在120多分钟的黑暗中有机会激荡情感，检索思维深处的火花，那么仅仅是喧嚣俗世里短暂的闪现，也让人有一种此时就愚在宇宙深处，体验无边无际的孤独，也是无所不能想象力。因为太喜欢这部电影，我一周内二刷，也积攒了不少感悟。故事讲述了一个自认为蠢种的中学教师格雷斯被人、历史学出身的女指挥官伊娃逼迫走上了拯救地球的不归路，在宇宙中邂逅来自波江座的“石头蜘蛛人”洛基，人类的命运与他个体的命运交错又擦肩而过，令人震撼不已。

关于男主角格雷斯，先说扮演者瑞恩·高斯林，他在宣传说了自己的一件糗事，大意是他高中读书时，喜欢的女教师在学年结束后离职，高斯林调到桌子上喊“Oh, Captain! my captain!”，结果同学们因为都没有看过《死亡诗社》而集体陷入沉默，高斯林觉得特别尴尬。对于这个故事真假，我是存疑的，但它非常契合电影的主题和情感，大明星以一己之力从影史角度又拉高了影片思想意境。片中格雷斯就是一个特立独行

情人看剑

年初电影《飞行家》登上银幕时，票房刚破8000万。今时今日，对于一部文艺片来说，这个成绩并不丢人。近日该片登上流媒体，更多观众看过，才知当时可能错过了一部佳作。个中原因无法细究，或许与电影市场整体形势有关，也可能是观众对东北叙事与审美有些疲劳，不过诸多标签皆为后来赋予，以《飞行家》的卓然姿态，未见得愿意侧身其中。

《飞行家》的好，或许不在于讲述了一个平民英雄，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的胜利。这样的故事也可以激励不少人，尽管大家并不相信现实中真有什么超级英雄，权当是庸常世俗生活里的一点幻想，我们做不到的，他做到了，仰天欢呼，满眼泪花。说到底，讲什么故事不重要，重要的是怎么讲，是否让人信服，而不是一上来就上价值，情绪拉满，让观众陪着嗨陪着感动。在我看来，《飞行家》的好处更在于，为了抵达它所表达的题旨，可说是动用了相当考究与细腻的手段，如同片中热气球与降落伞上的一针一线，周密计算，瞻前顾后，完成度甚高，这些地方，最